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

《哪吒2》打破世界纪录

继拿下中国影史票房冠军之后,昨晚,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中国内地单一市场票房(含预售)已突破67.922亿人民币,超过《星球大战:原力觉醒》北美单一市场票房,登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。

全网热烈讨论之时,也有声音对这部改编自传统神话的作品发问:不再“剔骨还父,削肉还母”,是否还算是传统神话里的“反骨仔”哪吒?大多数人熟悉的哪吒是灵珠子转世,曾大闹东海龙宫,剥皮抽筋杀了龙王三太子敖丙,致使东海龙王一怒之下打算水淹陈塘关。哪吒剔骨还父,削肉还母,自尽谢罪,而太乙真人以莲花为他重塑肉身,复活了哪吒。而在电影改编中,李靖一改冷漠形象,爱子情深。哪吒的灵珠子转世身份也因申公豹窃取灵珠而成了魔丸转世。本应被哪吒打死的敖丙,不仅成为新的灵珠,也成了哪吒的挚友。

对于此次电影故事改编的讨论,也是对“传统神话在新时代的改编到底怎样才算适度”这一话题的探讨。哪吒的反抗精神,在之前的故事版本中体现为反抗父权,那是封建年代里反叛精神的一种标志性的表现。而在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去掉了反抗父权的内容,用当今社会中更能引起观众共情的一种束缚,来诠释反抗、诠释自我,以获得更多共鸣。

神话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从来不是一

成不变的。与时俱进一直是传统文化能够源远流长的必经之路。哪吒这一形象最早起源于印度佛教,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英勇少年。在魏晋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文化相融合,才逐渐有了李靖之子、三头六臂等更加丰富的故事和形象。换言之,最早的哪吒也并没有反抗父权的色彩,而是在时代的变迁中被赋予了这样的象征。

其实新时代的创作者该做的,不是停下改编的脚步,而是加强改编作品吸引关注之后的后续跟进——普及传统神话,讲述华夏历史,让观众观影结束意犹未尽之余,能看到的不仅仅是有趣的网络热梗和帅气的高光画面,而更能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文化内容。

本报记者 吴旭颖

哪吒与敖丙



为演出市场「双向赋能」

音乐剧火爆带动音乐会热演

乙巳蛇年春节假期刚过,作为音乐剧“圣地”的上海就迎来了众多海外音乐剧明星。2月6日起,由“拉面”(莱明·卡莱姆罗)领衔的《重聚·贰》音乐剧明星音乐会将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6场,人气十足;今晚起,来自德国、荷兰、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等国家的7位音乐剧大咖又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举办11场音乐会。这些音乐剧明星为何密集来沪?在剧场看音乐剧音乐会与完整版音乐剧,体验有何不同?

明星教和声秀中文

昨晚气温骤降,但上海大剧院却气氛火热,座无虚席。6位伦敦西区与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明星,第二次在上海“重聚”。他们中有在《剧院魅影》中饰演魅影的莱明·卡莱姆罗、饰演子爵的哈德利·弗雷泽,在《悲惨世界》中饰演艾潘妮的萨曼莎·巴克斯等。随着《剧院魅影》《悲惨世界》《冰雪奇缘》《猫》等知名音乐剧的经典曲目依次唱响,观众席里响起了阵阵掌声和尖叫声。几位明星的唱功了得、情感饱满,表现了角色在特定戏剧情境中的内心世界。在演唱到《悲惨世界》组曲时,有观众甚至擦起了眼泪。

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听到43首歌曲,让观众直呼过瘾。几位演员在场上与观众互动很多,不少人还秀起了中文,让粉丝感到格外惊喜。如哈德利·弗雷泽教全场观众唱《Just let go》(《放手吧》),他将全场观众分为三组,分别教唱三个声部,最后让大家唱和声,并进行点评,引发全场笑声不绝。

“拉面”和女演员赫尔在演唱前穿插了一段对话。“拉面”问赫尔:你的乐队是怎么和粉丝互动的?赫尔说:在一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。

多语种音乐剧名曲亮相

如果说,《重聚·贰》是让人领略到了英语音乐剧的魅力,那么,即将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的“音乐剧明星系列音乐会”,则将带来法语、德语音乐剧的经典名曲。7位演员中有好几位上海观众的老朋友。荷兰的德语音乐剧演员玛雅·哈克福特2023年在上海文化广场一连举办三场个人演唱会。法国音乐剧演员马克·赛博特和洛朗·班已经多次来沪,上海观众甚至给他们起了“马三伯”和“老航班”的昵称。近年来,上海文化广场引进了英德奥法俄等多个语种的音乐剧佳作,也为一批优秀的国际音乐剧明星奠定了坚实的观众基础。

和“拉面”“哈老师”学中文一样,这些欧洲艺术家也被中华文化“圈粉”,在文化广场的音乐会上,洛朗·班将翻唱张国荣歌曲《我》,此前,他已翻唱过中国歌曲《茉莉花》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

为演出市场“双向赋能”

从音乐剧到音乐会,是演出市场的一种“双向赋能”。去年1月至10月,全国音乐剧演出票房达13.96亿元,上海占56%。上海音乐剧的火爆,也带动了音乐剧音乐会的热度。在这个文化消费日益多元的时代,“轻量化”的音乐剧音乐会提供了一种新的体验方式,让经典艺术以更亲民的态度走进大众生活。

同时,一些特定音乐会的举办,也像音乐剧的“测试版”,为全剧的引进和演出起到一个预热作用。2025年,包括《悲惨世界》《SIX》在内的一大波海外音乐剧正在路上。一场场音乐剧和音乐会,你方唱罢我登场,体现了申城文旅商体展深度融合发展的无限可能。

本报记者 邵宁



上海大剧院《重聚·贰》音乐会演出现场

从“封神”的蹊径 来到爱的“诗经”

◆ 徐佳和

邓婊玉



“何不同舟”“何不同车”的反复诘问,是对一身戎装高高在上的邓婊玉的调侃,也暗含对彼此间情感联结的真真假假的试探。

电影《封神》中对《诗经》的引用改编,恰似一条小径,将观众的目光引向

了《诗经》中那些在礼乐文明中生长的爱情——他们不似古希腊式的酒神狂欢,也远远不止于淳朴本能的放纵。《郑风·将仲子》里一声声“无逾我墙”的反复呼告,传达着女子心间的多少情意婉转;但她又是坚决的,“无”字重复,简直不留商量的余地。《陈风·月出》中月下怀念女子“舒窈纠兮”的朦胧美,恰似水墨画中的留白,遥远又不能得之。在《关雎》的河洲上,雉鸣的关关鸣叫如同自然界的爱情回响,但“君子”的苦苦相思也仅仅是独自“辗转反侧”,他表现得平和而有分寸。到了《桃夭》里的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”,不仅是对新娘娇艳明媚容颜的赞美,更是对生命繁衍的集体祝福。《郑风·子衿》“一日不见,如三月兮”的感叹里,后人仍能感觉到这位女子急盼又不失矜持,对恋人一去无音讯的埋怨,等待时的焦灼万分。

《诗经》中的爱情美学在自然节律中生长,于时间的褶皱里闪烁出智慧与人性的光芒,那些月光下低吟的爱情絮语,那些暗夜里的徘徊幽怨。

一部以最现代的手法制作的奇幻电影,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古典文学鲜活在了当代语境。



今年春节档电影孰优孰劣,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但遭遇“断崖式质量下跌”评价的《封神第二部:战火西岐》,依然能够打动我的那一刻就是女将军邓婊玉的出现。当身着铁甲的邓婊玉在骑马渡河时听到西岐河工所唱的《女怀》小曲——“有女怀春,河水其决。何不同舟,共泛水中央”,并不报之以寻常女子的羞赧,而是以高昂着头颅的姿态告诉身边随从:“让他们唱”,这种超越性别凝视的自信,荡气回肠。这一刻,邓婊玉铁骨铮铮的形象,为出自《诗经》的古典爱情小曲,赋予了现代叙事的新意。

《诗经》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“爱经”,三千年来,这些在竹简上舞蹈的文字鲜活明艳,飘荡着十五国风的田野间人们最本真的情愫。电影中《女怀》的歌词引用自《诗经·野有死麕》,“有女怀春,吉士诱之”,传递着少女春心初萌,男子情炽热烈大胆袒露心声的过程,这种情感发自本真与原始渴望,不受礼教束缚。“河水其决”融入了《蒹葭》中“宛在水中央”永恒的距离审美,潺潺的流水象征情感的不确定性。“何不同舟”等句式来自《山有枢》“何不日鼓瑟”,但电影中采取了